

Бесы

鬼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娄自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Бесы

鬼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姜自良译

I512.4
1123



上海译文出版社

SBU 95/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娄白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9

ISBN 7-5327-2566-9

I. 鬼... II. ①陀... ②娄... III. 长篇小说 - 俄罗斯 - 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4977 号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БЕСЫ

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и томах, т. 7,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 年版译出

鬼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娄白良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75 插页 3 字数 566,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2566-9/I·1495

定价: 27.00 元

目 录

第 一 部

第一章	代序:敬仰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 的若干生平细节	3
第二章	亨利亲王。提亲	35
第三章	别人的罪孽	73
第四章	跛脚女人	117
第五章	聪明绝顶的蛇	149

第 二 部

第一章	夜	199
第二章	夜(续)	245
第三章	决斗	269
第四章	大家都在期待	281
第五章	盛会之前	302
第六章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奔波	325
第七章	在我们的人那里	368
第八章	伊凡王子	391
第九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被抄家	402
第十章	海盗。不祥的早晨	413

第 三 部

第一章	盛会。第一部分	437
-----	---------------	-----

第二章	盛会的尾声	465
第三章	夭折的浪漫	493
第四章	最后的决定	515
第五章	一位女旅客	538
第六章	困难重重的一夜	568
第七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临终之旅	599
第八章	结局	636
译后记		647

第一部

第 一 章

代序：敬仰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 韦尔霍文斯基的若干生平细节

—

我们这个城市历来平淡无奇，不久前却发生了一些极为离奇的事情。在讲述之前，我因为拙于构思而不得不从远处落墨，从才华横溢、受人敬仰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的若干生平细节说起，就算是这篇纪事作品的一个序吧。我要讲的故事本身还在后面。

直说了吧，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我们面前总是扮演某种与众不同，不妨说是仁人志士的角色，而且嗜之成癖。我甚至觉得，离开这个角色他就活不下去。并不是要把他比作粉墨登场的戏子，我决无此意，何况我本人是敬重他的。那一切也许只是习惯使然，或者不如说是一种持久、高尚的憧憬所致，从童年起他就醉心于模仿仁人志士的绝妙表演。比方说，他特别欣赏自己“被迫害”、不妨说“被流放”的境遇。这两个说法都有一种异彩，使他一朝着迷而终难自拔，渐渐地竟自命不凡起来，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他在自己心目中终于升到了某种极其崇高的地位而私心窃喜。在上个世纪的一部英国长篇讽刺小说中，一个叫格列佛的人，从居民身高仅六英寸左右的小人国归来。他那么习惯于以小人国里的巨人自居，走在伦敦街头竟情不自禁地吆喝过往行人和马车，要他们小心闪避，以免被他无意中踩死，在他的想象中，他仍然是巨人，而别人都是侏儒。人们因此而笑他，骂他，粗鲁

的马车夫还用鞭子抽这位巨人。可是这公道吗？谁不知道习惯的力量呢？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身上，习惯导致了几乎同样的结果，但是或许可以说，表现得更加天真无邪，因为他为人极好。

我甚至认为，他后来完全被人遗忘了。但是决不能说，他在当初也默默无闻。无疑，他曾一度跻身名流，与我们上一代的某些活动家同样享有盛名。有一个时期（不过短暂得转瞬即逝），很多操之过急的人几乎把他的名字与恰达耶夫、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①以及在国外崭露头角的赫尔岑相提并论。可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活动，或许可以说是由于“风云变幻”吧，几乎在一开始就夭折了。事实如何呢？原来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风云”，“变幻”更无从说起。至少在这件事上是如此。只是现在，只是在前几天我才惊讶莫名，却又千真万确地了解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居住在我们省会，周旋于我们之间，非但不是如我们惯常所以为的那样被流放，而且从未受到过监视。可见，陷入自鸣得意的臆想会有多么不可思议的结果！他本人一辈子都真心实意地相信，在某些圈子里人们总是忌惮他，他的一举一动随时都会被人知道、猜忌，他相信，二十年来的一连三任省长在前来就职的时候，就早已有了关于他的某种特殊的、惴惴不安的疑虑，这是上面向他们宣布任命时就首先授意的结果。要是那时有人以确凿的证据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明，他的担心是完全多余的，那么他一定会感到被轻视而愤愤不平。而他是一个极聪明、极有才气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学者，不过在学术上嘛……嗯，总之在学术上他建树甚少，似乎是毫无建树。不过在我们俄国，学者的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他从国外归来并作为讲师而在大学讲台上展现才华的时候，已是四十年代末了。一共只作了寥寥数次公开讲演，似乎是与阿拉伯人有关的；他还成功地进行了学位论文答辩，这篇出色的学位论文阐述了在1413至1428年那个时代德意志小城汉瑙有可能起到的社会

^① 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俄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对他的启蒙作用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作用以及它在汉萨同盟中的地位^①,同时也论述了它完全未能起到这种作用的那些特殊的、语焉不详的原因。这篇论文巧妙地痛击了当时的斯拉夫派,从此在斯拉夫派中激起众怒,树敌甚多^②。后来,不过是在失去教职以后了,他在一本译介狄更斯作品、宣扬乔治·桑的进步月刊^③上发表了(可以说这是一种报复,要让人看看,他们失去了怎样的一个人才)一篇极其深刻的论文的上篇,仿佛是论述某个时代某些骑士之所以具有非凡道德情操的原因^④,或类似的问题。至少它贯穿着一种涵意深远而又非常高尚的主题。后来听说,论文的续篇被匆忙查禁了,而且月刊也因为发表了这半篇论文而遭殃。很可能有这么回事。那时候什么怪事不会发生呢?不过单就这一次而论,恐怕是什么怪事也不曾有过,只是作者本人偷懒,半途而废罢了。至于他中断关于阿拉伯人的讲演,是因为有人(显然是他的反动宿敌)不知怎么截获了致某人的一封透露了某些“情况”的信^⑤,于是他被要求作出解释^⑥。不知是否可靠,反正还听说,与此同时在彼得

-
- ① 汉萨同盟是北德意志诸城市在中世纪结成的贸易政治同盟,1669年完全解体。汉瑙是基宁河与美因河汇合处的一座德国古城。在阐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学术、教育活动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夸张的笔调描述了莫斯科大学教授格拉诺夫斯基的很多生平事迹。后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沃林、约姆斯堡和维涅塔》是论述中世纪城市问题的。
- ② 很多人认为格拉诺夫斯基学位论文的结尾是影射、抨击美化斯拉夫民族历史的斯拉夫主义倾向。这篇学位论文在莫斯科大学审查和答辩过程中,斯拉夫派教授斯·舍维廖夫和奥·博江斯基给予了否定的评语。
-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大概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祖国纪事》。
- ④ 1847年格拉诺夫斯基在《教育丛书》文集中发表了《巴亚尔德骑士》一文,文中赞扬了外号“无私无畏的骑士”的巴亚尔德的崇高道德品质。
- ⑤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1845至1849年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成员被捕时,查获了阿·普列谢耶夫于1849年3月26日致谢·杜罗夫的信。信中说,格拉诺夫斯基“对大学生有很大影响”,竭力“培养他们之中的优秀苗子”,而且总是“为了共同事业”而从事某种活动。于是莫斯科省总督扎克列夫斯基把他视为“可疑分子”而对他实行秘密监视。
- ⑥ 1849年格拉诺夫斯基被指控在莫斯科大学讲课时有反宗教倾向而被迫向莫斯科都主教菲拉列特作专门“解释”。格拉诺夫斯基曾在1849年12月28日致Я·涅韦罗夫的信中满腔愤怒地述及此事。

堡破获了几乎闹得地动山摇的庞大的反自然、反国家的十三人团^①。据说他们似乎要翻译傅立叶^② 本人的著作。真是事有凑巧,就在这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一首长诗在莫斯科被查获。这还是他六年前年轻时在柏林写的。正当它的手抄本在两个爱好者之间传阅时被发现,此外又在一个大学生那里查到。现在我的桌子上也放着一本。它是我去年才得到的,是此前不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亲手抄录并有作者的亲笔题词,红色山羊皮精装。其实它不无诗意,甚至不无些许才气;写得很怪诞,不过那时(准确些说,在三十年代)是常有人写写这类东西的。要叙述情节可就为难了,因为我其实一点儿也看不懂。这似乎是一篇采取抒情剧形式的讽喻作品^③,与《浮士德》第二部相似。开幕是女声合唱,然后是男声合唱,后来是别具一格的团体合唱,最后是从未投生却渴望到人世走一遭的幽灵们的合唱。所有这些合唱的内容都很含糊,大都是对某某的诅咒,然而仿佛极富幽默意味。这时场景突然更换了,所谓“生活的节日”到了,在这个节日连昆虫也唱起歌来,一只乌龟上场,用拉丁文作了例行致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甚至有一种矿物也唱了什么,那可完全是非生物啊。总之,歌声不绝于耳,说起话来就是无谓的漫骂,当然啦,仿佛含义深远。最后,场景又换了,出现一片荒野,一个文雅的青年徘徊

① “反自然、反国家的十三人团”是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1845—1849)的讽刺性称呼。这一派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解放要求,希望铲除专制农奴制度,其中很多人拥护空想社会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也是该小组成员。

② 傅立叶(1772—1837),十九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中很有影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醉心于傅立叶提出的设立生产消费协会的主张。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部分地利用弗·谢·佩切林(1807—1885)——1836年侨居国外的俄国语文学家和文学家——的长诗《死亡的胜利》(1833—1834)来说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作品。《死亡的胜利》中有很多合唱,还有非生物的合唱(风的合唱,火炬的合唱,星辰的合唱)。有一场出现了死亡——一个“骑着白马的美少年”。苍天、大地以及地球和其他行星上的民族追随着死亡,高呼“Vive la mort! Vive la mort! Vive la mort!”(死亡万岁!)。佩切林的这篇长诗被赫尔岑和奥加廖夫收入了文集《十九世纪俄国秘密文献》(1861)一书。

于悬崖峭壁之间，摘下一些野草，含在嘴里嚼着。仙女问，为什么他要嚼这些野草，他答道，他觉得自己洋溢着生命力，想寻求一种蒙眬的睡意，而这些草汁终于使他如愿；然而他的主要愿望是丧失理智（这个愿望也许是多余的呢）。然后，一位风姿如玉的美少年骑着黑马骤然驰来，而追随其后的是各族人民大众。青年是死亡的象征，而各族人民渴望着死亡。终于到了最后一场，蓦地出现一座巴比伦塔，大力士们唱着新希望之歌，终于就要建成，而在顶层即将竣工的时候，主人，姑且说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主人吧，却神态滑稽地溜走了，于是机灵的人类占据了他的位置，怀着对事理的新的领悟立即开始了新生活。咳，就是这么一首长诗那时被看作危险作品。去年我曾建议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将它付印，因为在当代它是全然无害的。可他拒绝这个建议，显然很不高兴。说它无害，这种看法使他大为扫兴，我甚至认为，整整两个月来他之所以对我有点冷淡，也是起因于此。结果怎样呢？几乎就是我提议在这里付印的时候，这首长诗却意外地在那边，即在国外出版了，被收入一本革命文集，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事前一无所知。他起初骇然，急忙求见省长，又往彼得堡写了一封措辞高雅的申辩信，他把这封信向我读了两遍，不过并未寄出，因为不知道该寄给谁。总之，整整一个月他忐忑不安。不过我深信，他在内心深处是非常得意的，几乎睡觉时也带着他所收到的那本文集，白天就把它藏在褥垫下面，还不让女佣去铺床，尽管天天在等着某处发来的电报，但神态傲然。结果什么电报也没有收到。于是他与我又和好如初，这也足以说明他心地非常善良，谦和而不记前嫌。

二

我并不是说，他丝毫没有受过打击；不过现在我毫不怀疑，他当初是可以把有关阿拉伯人的讲演继续下去的，只要略作必要的解释即可。但他那时自视甚高，匆匆断定，他的一生已毁于“风云变幻”。倘要挑明全部真相的话，那么改变他的前程的真正原因，是中将夫

人、大富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斯塔罗夫金娜重申过去对他的礼聘,请他以高级教师和朋友的身份负责她的独生子的教养和全面智育,至于优厚的报酬就不必提了。这个建议最初还是在柏林向他提出的,恰在他第一次丧偶的时候。他早在少不更事时娶的结发妻子,是本省一个轻佻的姑娘,为了这个还挺有魅力的娘们,他备尝苦涩,既因为供养不起她,也由于别的一些微妙的原因。她死于巴黎,最后三年夫妻分居,她身后给他留下一个五岁的幼子,“还不曾被愁云笼罩的燕尔新婚的结晶”,感伤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曾在我面前如此慨叹。孩子一出世就被送回俄国,一直由穷乡僻壤的几位远房姑妈抚养。那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谢绝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聘请,不久,甚至一年不到,他就再婚,娶了柏林的一个沉默寡言的德国女子,实际上并无特殊的必要。不过此外还有推辞的其他原因:当时有一位他忘不了的教授声誉鹊起,使他艳羡不已,于是他也走上讲台,细心备课,要一展他那雄鹰的翅膀。眼下既然铩羽而归,自然想起了当初就曾跃跃欲试的那份礼聘。与他共同生活不到一年的第二位夫人的突然亡故,使问题迎刃而解。坦率地说:决定一切的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对他的那份热情的关怀,那份宝贵的近乎完美的友情,如果可以这样形容友情的话;他投入了友情的怀抱,于是事情定了下来,一晃就是二十多年。我用了“怀抱”这个字眼,可千万不要有谁想入非非,这里只能按照最高尚的道德含义来理解怀抱。一种极微妙、极高雅的联系把两位如此出色的人物结合起来了,这是永恒的结合。

教席之所以被接受,还因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结发妻子留下的小小庄园恰与斯塔夫罗金夫妇在我省的一座非常壮丽的近郊庄园斯克沃列什尼基毗邻。何况他从此可以摆脱大学里的烦杂工作而在宁静的书斋献身于学术,以深奥的学术著作丰富祖国的文献。虽然并没有学术著作问世,然而却能在其余生,在二十余年里,作为“责难的化身”站在祖国面前,诚如人民诗人所云:

你作为责难的化身

.....

站在祖国面前，
你——自由派的理想家。^①

不过，人民诗人所提到的那个人物，倘若愿意，也许真的有能力一辈子摆出这么一副架势，尽管乏味得很。至于咱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比起那样的人，老实说，不过是效颦之辈，而且站得倦了，往往还侧身而卧。然而尽管是侧卧，这样的卧姿依然能体现责难之意，平心而论，为了向区区一省示威，这样也就够了。你不妨看看他在我们俱乐部里是怎样坐上牌桌的。他的神气仿佛在说：“打扑克！我居然坐在这里同你们打叶拉拉什^②！难道这种现象是能够容忍的吗？谁该对此负责？是谁断送了我的事业，使我不得不打牌混日子？唉，该死的俄罗斯！”于是他傲然地打出一张王牌红桃。

其实他极爱打牌，因而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屡生齟齬，尤其在最近，特别是因为他总是输。这在以后再说。我只想指出，他还是（不如说有时是）很有良心的人，他因为赌博而含羞抱愧，常常郁郁不欢。在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结交的二十年间，他每年照例有三四次陷入我们所谓的“忧国忧民”的心境，其实就是心情抑郁，然而这个字眼却为可敬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所乐用。后来除了忧国忧民，他又陷入了对香槟酒的嗜好；不过敏感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毕生都在竭力阻止他的庸俗倾向。他也正需要一个保姆，因为他有时很反常：他在极其崇高的忧国忧民的心境中会突然像道地的凡夫俗子那样开怀大笑。有时甚至用谐谑的口吻谈论他自己。可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所怕的莫过于这种谐谑。她是一丝不苟的女人，是学术和文艺的庇护人，只遵循极其崇高的意愿行事。这位高贵的夫人对她可怜的朋友是有重大影响的。关于她有必要另作交代，我这就来谈谈她。

①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长诗《熊猎》。

② 一种古老的牌戏，近似于惠斯特。

有的友谊是很奇怪的，两个朋友都恨不得把对方吃了，毕生如此，却又分不开。分手无论如何也不行：使着性子绝交的一方会首先崩溃，说不定还会一命呜呼，如果当真绝交的话。我确实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好几次，有时还是在单独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互诉隐衷之后，在她走后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用拳头擂起墙壁来。

他丝毫不是矫揉造作，有一次甚至把墙上的灰泥也擂得掉了下来。也许有人会问，我怎么会知道如此微妙的细节？可是，如果我本人就是目击者呢？如果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止一次伏在我肩头痛哭失声，绘声绘影地亲自向我描述全部内情呢？（在这种情况下他真是无话不谈啊！）可是，请看痛哭之后往往会发生的情况吧：第二天他就因为自己忘恩负义而情愿被钉上十字架；急忙把我叫到身边或者自己跑来看我，惟一的目的是要告诉我，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是“品格高尚、彬彬有礼的天使，而他却恰恰相反”。他不仅跑来对我说，而且不止一次写信向她本人生动地描述这一切，还签上自己的全名，郑重承认，譬如就在昨天，他曾对别人讲，她是出于虚荣心才留下他，她嫉妒他的博学和才华；说她恨他，却不敢露于形色，因为怕他离她而去，以致有损于她在文坛的声望；他说，他因此而鄙视自己、决意自戕，现在就等她一言而决，如此等等。由此可见，这个长不大的五十岁的孩子，一旦冲动起来，会达到如何歇斯底里的程度！有一次我亲眼看了他的一封信，那是在他们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恶语相加的争吵之后。我不禁骇然，央求他不要把信寄出。

“不行……老实说……这是责任……我会死的，如果不向她坦陈一切一切的话！”他几乎是热病发作似的回答道，终究还是把信寄了出去。

他们的不同之点正在于她是永远不会寄出这样的信的。的确，他对写信真是情有独钟，即使两人同住一幢房子，也要写信给她，在歇斯底里发作的情况下，还会一天写两封。我确实知道，即使一天有

两封，她也总是极细心地阅读，还作出标记，分类放入一只专用的小匣子里；不仅如此，还把信的内容暗记于心。她让她的朋友空等一天，不给任何回音，而在见面时不动声色，若无其事。渐渐地她把训练得帖然就范，再也不敢提及头一天的事了，只是不时地看看她的眼色。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忘记，他有时却忘记得实在太快了，而且受到她平静的神态的鼓舞，往往就在当天，只要有朋友来访，就会喝着香槟，孩子似的又笑又闹。可想而知，她在这样的时刻望着他，眼神里该有多少怨毒，而他却懵然不觉！也许过了一周，一个月，甚至半年，在某一个特殊时刻，他无意中想起信里的一句话，想起信的全部内容，以及一切有关的情况，猛然羞愧难当，难受至极，以至他的轻度霍乱发作而病倒。他所特有的这种状似轻度霍乱的发作在某些情况下只是神经震荡的结果，也是他体质中的令人发噱的奇趣。

真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确实常常恨他；可是有一点他到死也没有发觉，即对她来说，他终于成了她的儿子，她的一个创造物，甚至可以说是她的一个虚构；他与她骨肉相连，她留下他，雇用他，决不是仅仅出于“嫉妒他的才华”。这种猜疑对她该是多大的侮辱！她对他怀有不可遏止的爱，而又经常恨他，怨他，蔑视他。她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照料他二十二年，当问题涉及他作为诗人、学者、名流的声誉的时候，她忧心忡忡，彻夜难眠。她臆造了他，而且对自己的臆造首先深信不疑。他仿佛是她梦想中的人物……但是她因此而要求于他的也确实很多，有时甚至要求他服服帖帖。而她那样不忘旧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要顺便讲两段趣闻。

四

在关于解放农奴的传闻不胫而走，俄罗斯举国欢腾，迎接复兴的时候，有一天路过本地的彼得堡的一位男爵造访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他是有广泛上层关系并且深谙政局的人物，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非常重视类似的造访，因为自从丈夫过世，她在上流社会的联系便日渐减少，以至中断。男爵在她家里待了一个小时，喝了茶。没

有旁人在座,不过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邀请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作了介绍。男爵居然听说过他,或者是假装听说过,但在喝茶时却很少理睬他。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当然不容怠慢,何况他的风度极为优雅。虽然出身似乎不高,但是幼年曾经有机会在莫斯科的名门受到教育,因而教养有素;他能像巴黎人一样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因此,男爵一见之下就应当看出,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虽然蛰居外省,身边却有怎样的人物。结果并不是这样。在男爵肯定刚刚传开的关于伟大改革的传闻完全属实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忍不住叫了一声乌拉,甚至还做了一个手势来表示他的狂喜。他的叫声不高,甚至还很优雅。甚至那份狂喜还是预先想好的,而手势在喝茶前的半小时就特意对着镜子反复练习过;想必当时出了什么差错,以至男爵竟微微一笑,不过随即彬彬有礼地插话道,全体俄国人都目击这一伟大事件而深感欣慰。不久他就走了,而且临走时也没有忘记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伸出两根手指握别。回到客厅以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有两三分钟一言不发,好像在桌子上寻觅什么;但她忽然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转过身来,面色苍白,两眼冒火,声音低沉地缓缓说道:

“这是我永远不能宽恕你的!”

第二天她若无其事地与自己的朋友见面;对发生过的事情再也不提。但是十三年后,在一个伤感的时刻,她又回想起来而埋怨他,而且面色苍白,与十三年前第一次抱怨他的时候完全一样。她一辈子只对他讲过两次:“这是我永远不能宽恕你的!”男爵事件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的事件也很典型,而且似乎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命运有重大影响,所以我决定旧事重提。

这件事发生在1855年春季的5月,就在斯塔夫罗金中将去世的消息传到斯克沃列什尼基之后。他是一个鲁莽的老人,在奉命赶赴作战部队,前往克里米亚的途中死于胃病。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成了遗孀,一身丧服。诚然,她不会太悲痛,因为最后四年与丈夫因性格不合而完全分居,只付给他生活费(中将本人总共共有一百五十名农奴和薪俸,还有的就是显贵的身份和上层关系;全部财产和斯克沃列什